

目及千年事 心地一平原

——读柳青《在旷野里》有感

李志红

《人民文学》曾重磅推出柳青的佚作《在旷野里》，让广大读者再次看到了一名伟大作家的心志：“襟怀纳百川，志越万仞山。目及千年事，心地一平原。”

作品的时间背景是1951年的盛夏时节，地点是陕西渭河平原某县，故事围绕正在发生的棉蚜虫这一核心情节展开。陕西省某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在去上任的普通列车车厢里，透过车窗望着反射着阳光的渭河和黑压压的秦岭，他喜悦、坚定而又满意：好像世事照这样安排是最好，好像平原、河流和山脉都归他所有了，好像扩音机在为他播送歌曲……

朱明山作为作品的典型人物，一出场就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干部。他热爱读书，懂得克制和自律，渴望成为人格高尚的人。他主动为乘客读报纸，与大家亲切地讨论国际时事等。让读者感受到了他高尚的情操和深厚的爱国情怀。

朱明山乘坐的这趟列车，让他遇到了拿着加里宁的《论共产主义教育》的年轻团委干部李瑛。李瑛开朗热情、好学上进，她忽闪的大眼睛从此一直在朱明山的脑海里出现。这一情节的安排，为下文朱明山在工作中与李瑛的接触，不由得与自己的妻子高生兰对比埋下伏笔，也赋予朱明山较强的真实感和典型性。

朱明山一下车，就走进了无边的旷野。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，他将要带领大家参加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——去旷野上的棉田里消灭危害棉花生产的棉蚜虫，去完成柳青在作品中赋予他的光荣使命。

小说中，朱明山有一段心理独白：“可是将来的事实也许会叫你明白：我愿意离开高级领导机关，争取到县上去工作是怎么回事。事实是最好的说明！”舍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，争取到县里去工作，自愿去农村基层工作，这也是柳青当年离开北京，选择回到家乡陕西，扎根农村的人生历程。据此可以推测，作品中朱明山这个人物原型就是柳青自己。

虫害严重，时间紧迫。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广大农民，大多数人思想落后，更不懂得科学生产。对于棉蚜虫的防治，有些地方的群众依然存在旧社会的迷信思想，他们寄希望于通过祈求神灵、通过下场透雨解决虫害问题。

在严峻的情势下，这是棉花生产急需解决的思想问题。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，就需要有朱明山、李瑛、赵振国、白生玉、冯光祥、杨宝生等这样的领导干部深入实地，身体力行地去做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，引导他们以科学的态度积极投入虫害防治工作。更离不开如植棉能手蔡治良这

些踏实肯干、默默钻研的群众——他用土方法研制治虫药剂，对棉蚜虫进行灭杀。这些各自带着时代与经历的烙印的人物形象，血肉丰满，令人过目难忘。

小说还塑造了县长梁斌这个被“权力异感”扭曲的典型。他在下级面前，喜怒无常，不懂得尊重。他下基层，从来不到基层，而是躲到“王家花园”的“湖心亭”享清闲——“他抬起头就看见用挖‘湖’的土垫起来的‘山’；山在房子的后面，披满了人都进不去的树木和灌木，各种鸟雀就在那里聚集和吵闹。”他甚至强令把果园里快成熟的果树全都砍掉，改种庄稼，暴殄天物。有“权力异感”的还有公安局长郝凤岐，一亮相就威风凛凛，不可一世，忘了自己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。还有没有正面出场，只是通过朱明山的心理活动出现的高生兰，虽来自社会底层，一旦获得权力，马上开始贪图安逸，追求享乐，产生了自大的傲慢倾向和摆布他人的欲望。

这些人物形象，生动鲜明，使《在旷野里》有了较为深入的生活面，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，也有了精神与情感的深度。

读完《在旷野里》，不由得再次细读《人民文学》卷首语：柳青的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，《在旷野里》堪称艺术榜样！

照亮独自跋涉的荒原

记忆如水

书架最底层那本泛黄的《鲁迅杂文集》，是我22岁迷茫时反复摩挲过的。当时在城中村租住的单间里，台灯照不到的墙角堆着未拆封的求职简历，而书页里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”的铅字却在深夜亮得刺眼。文字的力量往往这样悄然显现——它不替我们劈开荆棘，却让握刀的手少些颤抖。

大学室友离校时塞给我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封面还沾着食堂的油渍。在连续被三家实习单位拒绝的那个雨季，孙少平在矿井巷道里就着煤油灯读书的段落，让我第一次理解“困境”与“绝境”之间隔着整整一个精神世界的距离。后来每遇挫败，总想起书中那个用指甲在石灰墙上刻字的年轻人，他丈量命运的方式不是抱怨黑暗，而是记录每道微光的形状。

公共图书馆的哲学区常有个保洁阿姨席地而坐。有次见她捧着《西西弗神话》出神，布满老茧的手指停在“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”那句下面。她说儿子车祸后，这本书陪她扫了三年楼道，“就像推石头上山，但心里知道为什么推”。那些被翻出毛边的书页证明，真正的慰藉从来不是答案，而是让我们学会与问题共处的智慧。

去年整理父亲遗物时，从他当铁路工人时用的工具包里掉出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内页用红蓝铅笔密密麻麻记着线路图与诗句批注。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旁边画着隧道施工剖面图。这个仅读完初中的男人，用三十年的时间实践着最朴素的阅读哲学——把诗句垫在生活最沉重的部分下面，如同枕木托起铁轨的重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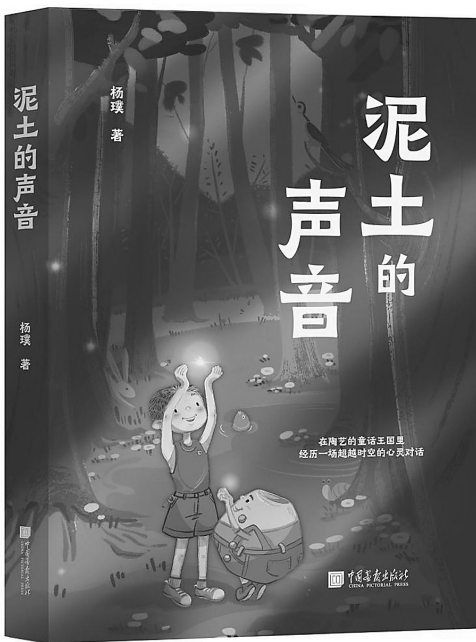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我的电子书阅读器里始终存着《瓦尔登湖》，每当地铁拥挤得令人窒息，梭罗笔下“春日清晨的霜”就会在视网膜上凝结。这种穿越时空的共情，或许正是书籍最珍贵的馈赠：它让我们在水泥森林里保有感知露水的能力。那些在纸上驻足过的灵魂，终将成为我们骨髓里的钙质。

深夜伏案时，常想起初中语文老师的话：“读书不是往脑子里灌水，是给心里点灯。”二十年过去，当年她要求背诵的《岳阳楼记》词句早已模糊，但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豁达却长成了精神关节的润滑剂。书籍给予我们的从来不是现成的盾牌，而是将生活淬火锻造的勇气。

站在书店落地窗前，看暖黄灯光下人们低头选书的剪影，突然明白阅读的本质是薪火相传的文明仪式。每个翻开书页的瞬间，我们都在重演人类最古老的抗争——用思想对抗虚无，用文字丈量苦难。那些在纸张间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星光，终将在某个黑夜，照亮你独自跋涉的荒原。

《泥土的声音》：搭建传统文化与儿童的桥梁

梁德荣(佛山)



音》，就是一部情感丰厚、泥土香味十足的童话体长篇小说。其以佛山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技艺——石湾陶塑为题材，以数千年的乐器陶埙为引线，以数百年来窑火不断、世界罕见的南风古灶为创作背景，串成离奇、生动又有趣的故事。通过生动离奇的故事，帮助读者认识到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。作品突破惯用的创作手法，结合儿童认知世界的独特方式和能力，按照儿童的心理特点和需求，以儿童的视角，用儿童的语言，讲述陶文化的故事。在题材选择上，是一个大

胆的突破，故事充满奇幻色彩，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。

《泥土的声音》叙事结构奇巧而迷人。小说通过大胆想象和拟人的手法，塑造了埙嘟嘟、小鱼儿、小素姐姐等一众个性鲜明的儿童人物形象，用独特而神秘的歌声，巧妙地吧故事串联起来，牵引着读者走入精彩的故事中。这种创作手法，使人物、情节、环境得到具象的表现，给读者带来强烈的真实感。通过不断出现的独特歌声，把客观世界的声音和节奏不知不觉传递给读者，构成反复回旋的特点，使主体形象更生动、

立体，故事气氛也更迷幻逼真，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，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神秘感和吸引力。通过阅读，读者会不知不觉地走进陶的世界，认识一个古老文明的存在。

在本书中，有一个神秘而古旧的物件——埙。埙是曾一度失传而成为千年绝响的古老乐器，它在中国历史中是个独特的存在。埙与陶土相辅相成，完美结合，共同营造出属于民族的声音。在泥土的馨香中，读者将潜移默化地学到许多传统陶文化知识，也了解埙这个民族乐器的悠久历史和独特魅力，从而增强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意识，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。当我们行走在数千年的陶文化艺术长廊，静静聆听那来自陶埙古朴而又浑厚的声音，相信一定会爱上这片土地，爱上绵延数千年的岭南文化传奇。

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材，搭建传统文化与儿童的桥梁，是杨璞深藏于心的愿望。中国非遗资源如海洋般深广，可谓取之不竭。非遗包含大量未被充分开发的民间故事、神话传说和生活场景，为儿童文学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创作素材。同时还应看到，非遗往往蕴含着民族的历史记忆、生活智慧与审美观念，但传统的传承方式（如口传心授、仪式活动）在现代社会面临传承断层的挑战。以儿童文学的生动形式，将非遗元素转化为符合儿童认知特点的文学作品，让非遗从“博物馆里的展品”变为“可感知”的故事，使儿童在阅读中自然理解非遗的价值，杨璞作了一次有益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。《泥土的声音》由此也展现出独特的文学品格和文化厚度。对推动儿童文学的多元化表达，也是十分有意义的。

近年来，杨璞专注儿童文学创作，先后出版《你在天空 我在海里》《水晶草》《冰封的蓝月亮》《小阁楼 老木箱》等长篇小说，均引起良好反响，成为广东文坛引人注目的儿童文学作家。她善于透过童真的视角，架构起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奇妙叙事，以一支生花妙笔，搭建起传统文化与少年儿童桥梁，从而营造出作品的独特情怀和风格。

这部捧在手上沉甸甸的《泥土的声